



揭 祥 麟 著

# 雷雨前后

LEIYU QIANHOU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196747



# 雷雨前后

揭祥麟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雷 雨 前 后

揭祥麟著 华三川繪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统一书号：R 10024·2944 书号：文0172(高) 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 字数71,000  
1963年9月第1版 1963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95,001—175,000 定价(6)0.3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村里遭到了大旱灾，庄稼的生长受到严重影响。生产队长向青山与队委田大成一起，积极组织群众抗旱，抢救庄稼。富农古登财仇视人民公社，趁机在暗中进行破坏活动。

田大成的弟弟田满喜，是个十一岁的孩子，对集体生产十分关心。其时，工厂工人下乡支援农业生产，帮助他们修装电力抽水机，满喜就和工人成了好朋友。

富农古登财破坏抽水机，被满喜发现制止。阴险毒辣的富农企图谋杀田满喜，幸而群众赶来了，抓住了这个坏蛋。

本书反映了当前农村的阶级斗争，表现了少年一代在党的教育下的成长，富有现实教育意义。

## 目 录

南瓜	1
堰塘	5
蜜蜂	11
红苕不怕羞	20
三板斧	27
试验	36
“办得到!”	39
大家伙	44
一阵风	52
铁管	59
诡计	68
铅线	74
大雷雨	81
飞送好消息	91
误会	100
大现象	109
黄桷树	118

## 南 瓜

火红的太阳又当顶了，天气热啊！

公路上没有行人，也没有车辆，只有地面的沙子闪烁发光。路边一座土堡，土堡顶端立着一棵大黄桷(jué)树，枝丫象一把巨伞似地撑到天空；粗大的树根在泥石中龙盘蛇串，经过多少年月的风吹雨打，表层泥土早已消失，树根裸露出来了。然而，这棵大树给人的印象，却是稳如泰山，永远不会倒。

这地方叫黄桷堡。

黄桷树的左方，一道土墙围住一个院子。双扇院门很怪，不在土墙正中，却歪歪地开在右角，正朝公路，成了个歪朝门。

这院子从前住的是地主伍老二一家，如今住的是几家贫农。伍老二死了，他的儿子在劳改队里，其余的人都已星散，只剩一个女儿，早先嫁给一个富农，还住在石梁背后的三合院里。歪朝门修得极是牢固，方柱形的石头门框，门上盖着阁楼似的亮檐，里外伸出一块，大门下很大一片荫凉。

进门去，一抹土墙斜搭着瓜架，许多鸡，躲在瓜架的蔭凉下，热得撇开翅膀，张着嘴喘气。院子里很清静，可以听见谁家鏊锅的声响，叫人想到火烫的锅灶，越发感到酷热。

一只威武高大的红公鸡，翘起尾巴上墨黑的翎毛，撇开两片翅膀，“科科科”地走上几步石级，走到烈日直晒的院坝。它立在正房东头的门口，忽然伸颈展翅，雄赳赳地啼唱起来。歌声刚刚出口，突然从屋里跳出一个孩子，险些儿踩到公鸡头上，吓得公鸡“呱呱”乱叫，朝院坝边连飞带扑地逃跑。

那孩子刚奔下院坝边的石级，却被后面撵来的一个青年人抓住了。

“你跑！”青年人用大嗓门怒骂着，“你往哪里跑！你跟谁赌气？”他拦腰抱起孩子，一直拖回屋去。

红公鸡侧头瞪眼看着，大叫“各各它”，表示惊诧，也表示恼怒。墙根的母鸡们“唧唧咕咕”地议论，不满意它惹是生非。

那孩子叫田满喜，那青年人是他的哥哥，叫田大成。这几日学校放暑假，满喜今天去参加了少先队中队会回家来，瞧见午饭是南瓜煮面疙瘩，好不快活，赶忙扔下书本去端碗。他拿筷子在碗里一搅，面疙瘩翻滚上来，南瓜却不见几片。他向哥哥那碗一瞧，嘿！南瓜就是多。他把碗筷搁在桌上，撅起嘴，黑着脸走到门边去。田妈看见他的样子，问道：“你做什么？瞧你那嘴象鸡屁眼儿，什么亏待了你？”

大成脱去上衣，光头和背脊一齐流汗。正要举筷吃饭，



听见田妈的话，扭过头来，睁大眼睛瞧弟弟。满喜心中不平，气愤愤地说：“南瓜我也栽过的，我也挖过土、淋过粪的，为什么我就吃这么点点儿！”

大成“啪”地摔下筷子，喝道：“你拿我这碗去吃！拿去！丁点儿大个人，就争多嫌少！”

满喜却又不肯吃这“受气食”，赌气奔出院坝。大成跳起身撵出去，把弟弟捉拿回来。满喜眼圈里泪花儿打转，立在灶边，胸膛一鼓一鼓，直出粗气。田妈就数落他：“你吃菜要争多！你一天要，就读几句书，也是坐着的，哪里累了你？他一天不挑就挖，尽做使力活儿，大热天气，不辛苦么？天老爷把菜收完了嘛！你看坡上干成什么样子，包谷，包谷晒死了，南瓜，南瓜晒死了。我找了半天，才找到茶碗大一个瓜儿，拿回来煮给你两弟兄吃。瓜小了嘛，要是大，就让你尽胀！他多一点，人家吃了要干活儿的呀！”

大成两手叉腰，脸朝里站在门口，说道：“他得福不知福！那碗里的面疙瘩是哪来的，你可晓得？我们这地方的米麦杂粮，通通吃光了，若不是政府到远方一车一船运来，想吃面？吃泥巴面！”

田妈十分感动，连忙说：“是呀！多亏政府送粮来，不论干的清的，天天锅里有煮的。”她又说小儿子：“快去吃，这是天老爷害人，不叫你吃菜……”

“他是欢喜不知愁来到。”大成给弟弟一个白眼。“别人心都焦熟了，你晓得什么？晓得争菜吃！”



滿喜向哥哥瞥一眼，似乎看他心焦的程度。这才发现他那脸腮上平素鼓起的两块肉，不知几时凹进去了，眉间皱起三道深沟，连鼻子也变尖了。汗水顺着脸腮流，他用手指急躁地抹一把，“啪啦”一摔，地上就出现几串水点子的湿印。

滿喜听了妈妈和哥哥的言语，低下头去，搭拉着眼皮不做声。田妈催他吃饭，大成把南瓜拨些到他的碗里，他仍然不去端碗。大成说：“他是越扶越醉，随他去赌气！”说罢，管自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滿喜这时却不是赌气，而是不好意思去吃。既然不吃嘛，怎么不硬到底呢！——他怕哥哥这样说他。可是见哥哥吃得那么香，尤其是喝汤，好象故意做出来的，“噗噜噜”地象车水，滿喜听了直吞口水。

大成吃罢饭，打了一盆冷水，把头脸身子一抹，就拿起蒲扇，往凉椅上一靠，开始睡午觉。田妈收拾过碗盏，也进里间屋子休息去了。滿喜坐在桌边的长凳上，不理饭碗，硬着心肠躺下去——他向来都在板凳上睡午觉。不多时，听见“咕咕”作声，他以为是肚子里吵闹，不理它，闭紧眼睛，安心睡着。忽然，好象桌子上有响动呢！他忍不住翘起头来张看，该死！红公鸡跳上桌子，竟要帮他吃饭了。滿喜挥手赶开它，向凉椅上的哥哥瞟了一眼，见他闭眼张嘴，大声打鼾。饭碗里热气腾腾，粉红鲜嫩的南瓜，很是诱人。他想吃，又怀疑哥哥的鼾声有假，怕他看见了又说他。然而鼾声

越来越响，竟象拉风箱。他试着拿起筷子，夹了一片南瓜进嘴，无声地咀嚼着。有味，又去夹了一块面疙瘩。他张开嘴正要咬，仿佛感到有双眼睛在监视着他。向哥哥看去，不禁吓一跳，那眼睛竟是半眯着的。他低下眼，准备挨吵。果然，大成立刻两眼大睁，哼一声说：“还是要吃吧？终究拗不过肚子吧？我以为鸭子的屁股，老会翘起哩。要是我，就几天不吃！”

这当儿，满喜的脸就跟门坎上站着的公鸡一样红。但他转了念头：“偏要吃，你把我怎样？”他索性大筷大筷吃起来，还故意巴嗒着嘴，气那动不动就叱斥人的大成。

大成给筷子碰碗声、喝汤咀嚼声搅扰得睡不着，真个生了气。“起先叫他，不吃，这阵偏来搞得满屋响，又不怕说，硬是脸厚。”这么一想，他忍不住又哼道：“筷子夹起你不吃，脚趾头夹起你才吃……”

满喜急了，放下碗筷，起身回他一句：“又没吃你的，谁要你这个管家婆来说！”他一个纵步跳出门，走了。

大成气得半晌说不出话。

## 堰塘

满喜跑到歪朝门门口，撩起敞开的蓝布汗褂抹一抹嘴，回头见哥哥没有赶来，才在石头门坎上坐下。他并不是居心和哥哥怄气，老实说，他是敬爱他的。哥哥是共青团员，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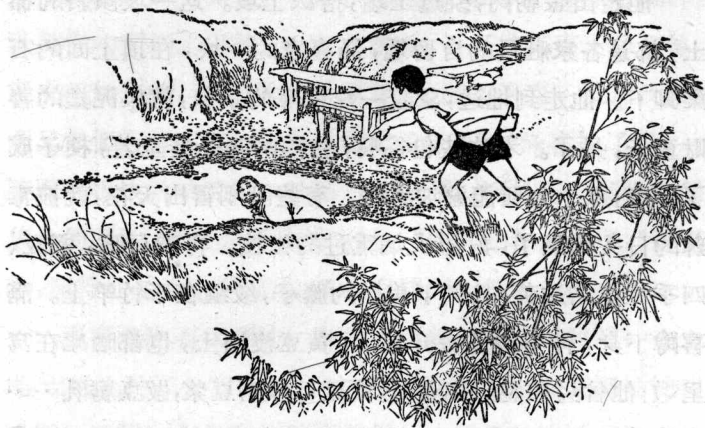
是生产队的队务委员，干活不择轻重，事事一马当先，很得社员们的赞扬。以往，一家人欢喜，哥哥待满喜十分亲热。近来不知怎的，哥哥常常暴躁发火，激起满喜一肚皮反感，两兄弟便有些不和。但是，今天有点例外，满喜挨了骂，一腔闷气很快就给院门口的凉风吹散了。倒是哥哥那张瘦削焦急的面孔，留在满喜的脑海里。“他的心都焦熟了，”满喜想，懂得他是为生产发愁，不由有些同情他。

满喜瞧瞧石级侧边，那里，靠着石壁脚下壅起一个土堆，土堆上种了一窝南瓜。当初栽瓜秧的时候，满喜深怕被鸡啄坏，还用个没底的破籬筐罩住。眼见长出油绿肥大的瓜叶，几天太阳就给晒黄了，满喜天天早晨浇水，也救不住。现今变成一堆枯叶，瓜藤干得象索子，叫人怎不心疼！他把眼光转到土墙边的瓜架上，原来蓬蓬勃勃的一架花叶，也枯败了一半。他起身奔过去，惊动了竹架下乘凉打盹的鸡群，“忽里匹扑”地四散跑开。他探头张看，竹架缝里挤满了瓜叶，只有两个冬瓜儿，象绿色毛虫似地吊在竹架顶上。满喜缩回头来，不禁叹了口气。今年春天，公社动员社员多种菜粮，大成在家里也尽催多种瓜。满喜和妈妈种满了自留地，又和社员们一起在院里院外，屋前屋后，坟头沟边，疍，把空地全种尽了，栽了好多南瓜、冬瓜、丝瓜……那时，满喜和妈妈只说是瓜吃不尽了，秋后收获，磨盘大的老南瓜将会堆满屋子。要不是刚才争瓜吃，听妈妈和哥哥数说一顿，满喜还不晓得种瓜竟是这样收场。

他走出歪朝门，绕过土墙，拾级上坡。这一坡倾斜的梯土，都是各家社员的自留地，满喜家的一块，在顶上面的石梁脚下。他走到地边，望着一片荒蕪的景象，就象泥塑的善财童子，呆了。看这些包谷啊，枯焦的叶子卷垂着，梗子成了干柴，点个火便能遍坡燃烧。有些刚刚冒出天花，就被毒辣的日头烤黑了，好象火烟熏过的松枝。再看豆吧，豇豆、四季豆没结过荚，只剩下焦黑的藤子，绞缠在干竹竿上。满喜蹲下身，伸个指头拨开泥土，黄豆没出土，也都晒死在窝里啦！他曾经和妈妈商量过，黄豆可以磨豆浆，做豆腐乳……今年多种些。生产队给了种籽，他又到亲戚邻居家换种籽，没把脚跑大。如今豆腐乳成了泡影，太阳把豆种一包儿收净了。满喜这才觉得损失不轻，不由发起愁来。

太阳厉害呀！象烙铁一般烫着满喜的头颈和背脊，似乎也要把他象瓜豆一样烤熟烧焦。一会儿，满喜的皮肉发烫，头发和汗褂好象着了火，赶忙掉头跑到竹荫下去。

一口大堰塘，岸边一溜慈竹，满喜立在竹丛中间，可以看见歪朝门院子的屋脊。他仿佛觉得，那一片片青瓦都在炽热的太阳下冒烟。蝉子想也干渴，它的叫声，断断续续地从黄桷树那边传过来，也变得嘶哑了。满喜低头一瞧堰塘，又发起怔来，以前塘里关满了水，清汪汪的水面漂着浮萍。邻家的鹅鸭常来这塘里放，大嫂姑娘们也常蹲在水边的石墩上洗衣服。今年春天，生产队灌田栽秧，大成和社员们脚踏水车，无日无夜地车。过后也还剩下半塘水，几时给太阳



喝干了？满喜朝前走两步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塘底站着一个人，仰起脸正在看他哩。满喜疑心眼花，定睛一认，明亮的阳光照见那人一张猫脸，几根虾须胡子，不是石梁背后的富农古登财么？

满喜虽然才十一岁，但从哥哥那里学来，懂得对富农要存戒心。他想：“他在塘里干什么？”他两眼骨碌打转，四下瞧看。这个巨大的方形深坑里，朝天露出一滩浑泥羹子，泥羹周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脚印。满喜猛然想到，太阳是晒不干半塘水的，便嚷起来：“你在放水呀！”

古登财惊得面如土色，慌忙喝道：“你乱吼什么？谁放了水？”

“你把半堰塘水放干了！”

“放屁！”古登财骂道。一颗心落回肚里，暗想：“他说的

不是我想的。”便用平和的声调说：“满喜，你怎么乱咬？俗话说：人咬人无药医……”

“你才乱咬，象疯狗一样。”

古登财笑了起来：“社员抗旱，把这半塘水挑去浇了包谷，你的眼睛是豆豉米米嵌的么？没有看见？”

满喜有点儿难为情。他成天忙着上学，放学又忙着玩，竟没有注意。但他不让口，还嘴道：“你那眼睛才是豆豉嵌的！羊屎嵌的！兔屎嵌的！”

古登财不和他斗嘴，弯下腰去摸索。满喜疑心他在泥羹里摸鱼，几步跑下堰塘，走拢泥滩，才看清泥羹的边头，露出几排细细的菜叶尖儿。原来古登财在塘底栽藤菜。满喜看出这事情的巧妙来，全队的人正愁天气亢旱，栽不活菜苗，都没有想到堰塘底有一片稀湿肥沃的泥滩，栽藤菜是再好不过的了。便说：“队上的堰塘，就你一个人栽？我们也要栽哩！”

“你们来栽嘛，我只栽这一溜儿。”

满喜从泥滩里捡起一截竹棍，一边溅着泥浆走过去，一边划着道儿，说：“这一块是我们的，你不要栽过这边来！”

古登财见一条深深的界线，把他脚下站的一小溜泥滩隔开，不禁心中起火。要是早十多年，他几耳光便将满喜打倒在泥滩里了，现时却只有干瞪眼。他哼道：“真个胡椒虽小也辣人。”

满喜没有听懂，扎煞着一双泥手，看定富农问：“你说



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精灵！你会划，你家就占那么大一幅。”

“不光是我家，还有觉智家，唐二嫂家，小么舅家，陈大爷家……”满喜一口气数出很多家。

古登财一则怕队长知道，不准他占用堰塘；二则怕社员一齐来，他占不宽，所以是背着人来干的。他笑里藏刀，小声哄道：“你别去叫他们。大家都来栽菜，你就栽得少了，你只给你妈说，悄悄买菜秧来栽。栽了有菜吃，吃不完拿去卖钱。天旱得凶，还要早下去，以后什么都没吃的，卖菜保险赚大钱。”

“我不！”满喜一口拒绝道，“我要喊大伙都栽，大家都有菜吃。”

“我是为你家好呀。”

“我不嘛！”

古登财气得虾须胡子倒竖起来，却又对满喜莫奈何。他不想多作纠缠，趁着满喜转身，从壁坎下取出一个大箬篓，用衣襟一遮，三脚两步跨上塘岸。箬篓里既没装鱼，也没装黄鳝，却紧紧塞满一篓折断了黄瓜。一会儿，他便翻过石梁去了。

满喜见刚才划的道儿，又被泥浆合拢来淹没了，赶忙拿起竹棍又划，弄得遍身是泥点子。忽然空中一声吆喝：“满喜，你在牛滚塘呀？”

满喜抬头看去，高高的塘岸上站着一个孩子，四方脸，



八字眉，头上戴一顶窄边小草帽。这是他的同院邻居向觉智，比他大两岁，在学校里也比他高两级——小学快毕业了。满喜知道这位好朋友有个秘密志愿：要做农业上的发明家，老是想给公社发明一点什么。他曾经把番茄和洋芋嫁接，丝瓜和苦瓜并藤，结出一些四不象的东西，没少挨妈妈的骂。满喜呢，就是他那些古怪试验的忠实助手。

“觉智，”满喜叫着，丢掉竹棍，跑上塘岸来，如此这般，把古登财栽藤菜的事告诉他，末后说：“你快些去找藤菜秧来，我们都栽，不让他一个人霸占。”

向觉智一甩手：“我才不稀罕栽那点儿藤菜！”口气颇有点看不起那一滩泥羹。满喜楞着眼瞧他，他又嘲笑道：“你这娃儿，眼红古登财的藤菜啦？”

满喜赶忙说：“我没眼红他。我们自留地的菜晒死了，栽点藤菜……”

“去你的吧！光知道操心自留地，生产队的粮食，更比你那藤菜要紧哩！……我这阵要去搞一桩试验。”

“什么试验？”

“熬尿。”

满喜先是愕然，后来笑弯了身子。

## 蜜 蜂

向觉智听他爸爸说，无论如何要保住红苕秧。为了使

苕秧长得更快更壮，向觉智打算从清尿里熬炼硫酸铵。“你可晓得硫酸铵象什么样儿？”他问满喜，满喜摇头，他又说：“我见过，象白色的盐面儿。一下到田里，秧苗马上青枝绿叶，长得风快。兑在水里，浇淋红苕秧好得很。”这等好事，他妈妈却极为反对，不准动用家中的柴火，他只好出来找寻柴枝。

既然事情如此要紧，满喜怎能不帮他一臂之力！于是跟他一道去打柴。他还介绍，唐二嫂家有一棵梧桐树，枯死了一丫树枝。他平日打柴，早就看在眼里，单怕二嫂吵，没敢去爬树。

“走，”向觉智一挥柴刀，“我们做正用，去把它砍来！”

两人离开堰塘，走过一坡红苕秧地，上了一条小路。这条路东头通往黄桷树，西头直出岚(lán)垭(yà)。满喜走出岚垭口，只见漫坡遍土的包谷，尽跟自留地的一个样，间或有一两根细小的青苗，矮矮地蹲在枯焦叶梗底下，躲避无情的烈日。一块块梯田，稻子不曾扬花，就变成了枯黄的干草；有些田根本没水栽秧，光地上张着龟板似的裂口——实在难看啦！

满喜这才感到队上的损失更大，难怪哥哥把脸都愁瘦了。向觉智好象也在为生产队的庄稼操心，可是他却不发愁，只管匆匆往前走。

一座巍峨的石头牌坊旁边，蹲着两间屋子，那便是唐二嫂的家。满喜把手掌罩在额头，向屋门前的梧桐树了望，指